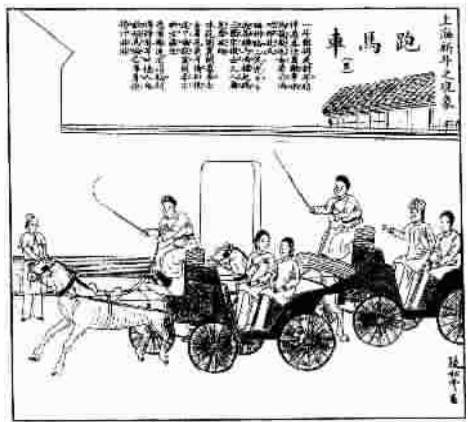


春节,顾名思义就是春天的节日,古代以立春作为春天开始的第一天,所以春节是指立春。而中国历法把农历十二月的最后一天与正月初一作为交替期,所以正月初一就进入新年。到了后来,立春的活动逐渐淡化,而新年的活动日益发展,且立春与新年的日期十分接近,立春的春节与正月初一的新年就混为一谈了。



▲《图画日报》绘“兜喜神”

▼传统的兜喜神到了近代演变成坐车兜风



壹

兜喜神

以前,每年出一份年历,年历上印有“鞭打春牛”的图案,俗称“春牛图”,在年历的右上方必印着一八卦图,上面标着新年的喜神方位,称之“喜神方”,其在风俗中的作用不小,如鲁迅先生《彷徨·长明灯》:“这屯上的居民是不大出行的,动一动就须查黄历,看那上面是否写着‘不宜出行’,倘没有写,出去也须先走喜神方,迎吉利。”而正月初一清晨,妇女们就会结伴迎着新一年的喜神方走,叫“迎喜神”,人们深信正月初的“迎喜神”能给自己迎来吉祥,沾上喜气。如巴金《家》十七:“(女眷们)到了街上,向着本年的喜神方走去,算是干了一年一度的‘出行’的把戏。”古代许多城市有城墙,城墙大多是方形的,于是城里的道路东西南北排列齐整,上海的城墙是圆的,且上海是水乡城邑,城里的街道曲折多弯,出门后就转向了,于是“迎喜神”在上海叫作“兜喜神”,是否始终迎着喜神方走已不重要,重要的是妇女必须参加这样的风俗活动。“喜”的概念很宽泛,可以指吉祥、幸福、开心、喜事等,不过,民间又把女人怀孕称之“有喜”,一种经孵化但尚未成雏出壳的鸡鸭蛋也叫“喜蛋”,在“母以子贵”的封建年代,怀孕育子可是女子的头等大事,所以对许多女子来讲,“喜神”往往就是“送子罗汉”“送子观音”,“走喜神”“兜喜神”其目的或意义就是祈子——未婚的女子希望早点找到一位好郎君,尽快生个小小宝宝,而已婚的少妇则祈求来年再添个baby。

刘豁公《上海竹枝词》咏:

瞳瞳旭日上红墙,多少佳人理晓妆。

戚晚招邀浑不应,大家争赴喜神方。

作者还加了注文:“沪俗,阴历元旦有‘兜喜神方’之举。兜喜神方者,即从《历本》所指喜神所在之向绕行一周,所以取吉利也。实则醉翁之意不在酒,盖藉此招摇过市,可与异性接触也。”旧时,上海妇女正月初一清晨兜喜神风俗颇盛,平时妇女很少出门,正月初一有那么多打扮一新的女子结伴出行,成了道风景线,吸引更多男子争向围观,难免会闹出不符道德之事。据记载,清道光时上海知县黄冕曾下令取缔,此风稍有控制。兜喜神靠步行,对小脚女人来讲难免艰辛,后来上海有了马车、汽车,兜喜神也演变为坐车“兜风”。朱廷寿《岁事竹枝词》:

百年难遇岁朝春,择定何方有喜神。

驾御气(汽)车行驶过,风驰电闪避风尘。

如今,不但“兜喜神”风俗早已消失,连“兜喜神”这个名词——知道者也没有多少了。

新年在中国的传统节日中可谓是最重要、最隆重、最祥和、最热闹和延续时间最长的节日。古代,以腊月廿四为“小年夜”(今北方以廿三夜为小年夜,南方以除夕前一天为小年夜),就算进入“年”了,到正月十八落灯结束,新年的活动时间长达二十余天。不同时代,不同地区有不同的新年风俗,但这些风俗的意义大多是围着辞旧迎新展开的。中国是历史古国,许多风俗产生和形成于农耕年

貳

爆字娄

历史上上海城隍庙有“猛将祠”,虹口区的吴淞路402弄(已拆)有“猛将堂”。猛将即刘猛将,是中国的农业神,关于他的传说很多,我读过一册光绪甲申《刘猛将宝卷》,说刘猛将是宋朝上海人,世居镇上陈士安桥,从小丧母,父亲另娶,受尽后母欺凌,但他仍坚持孝道。后他经仙人指点,得天书一部、宝剑一柄,甲冑一副,旋应征入伍,随军西征,屡建奇功,羽化后被玉皇大帝封为“驱蝗之神”,保一国之平安,受百姓之敬重。

刘猛将的诞辰是正月十三,这一天猛将堂有重大法事,家家户户祭祀刘猛将。可能百姓们认为蝗虫的天敌就是鸡,而鸡最喜欢吃的东西就是五谷,于是人们以五谷祭祀这位“驱蝗之神”,这一天的风俗活动就是——爆字娄。

宋朝著名学者范成大是今苏州人,其《上元纪吴中节物俳体十二韵》中有:“捻粉团栳意,熬糗膻膻。”作者自注:“炒糯谷以下,俗名‘字娄’,北人号‘糯米花’。”正月十五是新年第一个月圆的日子,称“上元”“元宵”,上元的活动共五天,从十三“上灯”开始,十八“落灯”结束,上元节将到来,人们就开始准备糯米粉,就要做汤团了,十三那天要把谷物放到锅中炒,爆裂的谷物发出“膻膻、膻膻”的响声,人们用它祭猛将,也用它祈祷丰年,这东西江南一带叫作“爆字娄”,而北方人叫作“爆米花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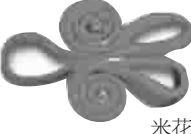
明朝李诰《戒庵老人漫笔》中收录一首佚名《爆字娄》诗,生动有趣:东入吴门十万家,家家爆谷卜年华。就锅抛下黄金粟,转于翻成白玉花。红粉美人占喜事,白头老叟问生涯。晓来妆饰诸儿女,数片梅花插鬓斜。

正月十三那天,家家户户爆米花,受热爆裂的米花如梅花,女人们祈祷今年添个宝贝,男人们希望今年获得大丰收,而小朋友把米花插到头上,那可是不错的打扮。

玉米是明朝中后期传入中国的,上海人称之为“番麦”“珍珠米”,它是中国传统“五谷”之外的谷物,又称之“禹粮”(大禹设想的“救荒粮”)。清乾隆上海人李行南《申江竹枝词》:

糯谷于收杂禹粮,釜中膻膻闹花香。今朝亭娄开如雪,卜得今年胜旧年。

看来清朝时上海人就用珍珠米代糯米爆米花了,这大概是中国最早的“哈力克”或 popcorn——爆玉米花的记载了。到20世纪二三十年后,随着爆米花机的出现,家庭的爆米花就消失了。不过,稍上年纪的人一定还记得,到了春节前,上海街头随处可以见到爆炒米花摊,不经意中就能听到“喔! 响啰”的爆炒米花人的叫喊声。



爆米花



代,当社会向工业时代、商业社会发展时,旧的、传统的风俗就会出现变异、蜕变甚至消失,这是很正常的。古代,春节的一些风俗限于妇女间进行,代表和反映了妇女对美好生活的追求……



《吴友如画报》绘“迎紫姑神”

叁

迎紫姑

“阴阳”贯穿中国思想史之始终,日为阳,称太阳,月为阴,称太阴;男为阳,女为阴,正月十五是一年中第一个月圆之日,是“阴”的节日,许多风俗活动就是女人的活动,在女人中进行。据南朝刘敬叔《异苑》中讲:“紫姑,姓何名媚,字丽娘。莱阳人。寿阳李景之妾。”大老婆欺侮她,就叫她干打扫厕所、猪圈之类的活。一年正月十五,当大家正在闹元宵时,紫姑冤屈而死在厕所里,她就成为中国厕所女神,每年正月十五妇女们就要祭祀紫姑,祈祷紫姑赐予女人们幸福。一千多年来,祭紫姑一直被叫作“迎紫姑”,形式大同小异,就是取一只竹编的家用簸箕,将其覆过来后盖上一红布,在簸箕下垂一线,线下吊一针;再备一只稍大的方木盘,均匀平铺一层干面

粉。参加迎紫姑的妇女恭敬地将簸箕请到供桌上或门后柱间,由两妇女各用一食指轻托起簸箕,由于簸箕只有两个支点,必须不停移动手指才能使簸箕搁在手指上而不致掉下来,颤动的簸箕带动下垂的线和针,在木盘的面粉上画出不规则的图案,人们认为这图案就是紫姑给人们的兆象或启示。大概正是这些不规则,不能识别的图案,才给人们解释兆象和启示以更多的随意性。紫姑在上海地区多叫作“扛三姑娘”或“三姑娘”,在活动之前,祈祷者必须先礼拜“三姑娘”,然后逐次呼喊“三姑娘,来了弗。”当呼喊者感到身上有轻微的重压感时,说明“三姑娘”已附身,托箕者才能将簸箕托起。实际上同类的风俗各国均有之,只是人们祈祷幸福的一种方法而已。如今,这种活动在上海南汇海边,以及江浙的农村中依然流行。



《点石斋画报》绘“走三桥”

肆

走三桥

明谢肇淛《五杂俎》中记:“齐鲁人多以正月十六夜游寺观,谓之‘走百病’。”清徐钊《词苑丛谈》:“京朝旧俗,妇女多以元宵夜出游,摸正阳门钉以祓除不祥,名‘走百病’。”正月十五子夜一过就是十六,正月十五深更半夜,古人深信,妇女们通过这样的方式祛除疾病。江南多河流,城镇多古桥,所以江南的“走百病”活动不是“夜游寺观”或“摸正阳门钉”,而是从多座桥上走过,称之“走三桥”,在古代汉语中,数字作实数使用时“三”就是“3”,而当虚数使用时,“一”表示单,“二”表示多,“三”表示很多,所以“走三桥”可以是过三座桥,也可指走许多桥。

明人《走三桥》诗:

细娘吩咐后庭鸡,不到天明莫浪啼。走遍三桥灯已落,却嫌罗袜污春泥。

从凌晨走到清晨,此“走三桥”可能是走了许多桥。清人顾禄《清嘉录》是记录苏州风俗的著作,说:“元夕,妇女相率宵行,以却疾病,必历三桥而止,谓之‘走三桥’。”“必历三桥”可理解为——必须走过三座以上的桥。

上海“走三桥”风俗颇盛行。上海城墙周9里,城里面积不足2平方公里,但城里就有肇嘉浜、方浜、侯家浜、薛家浜等许多河流,有大小桥梁数十座,大概在200米内会有一座桥,所以多走几座桥不成问题,不过,人们大多选择东门外浜上的学士桥(由陆深捐建,又称“陆家石桥”,陆深是大学士,又称“学士桥”)、长生桥和如意桥,这三“桥”就象征升官、长寿、幸福,犹如中国人顶欢喜的“福禄寿”三星高照。“走三桥”是江南元宵普遍的风俗,各地所走之桥也因因地制宜,秦锡田《周浦塘棹歌》:

元宵例合走三桥,环洞新桥只二条。吾愿苏家桥改建,三桥走道路迢迢。

词中“环洞”即“度民桥”,“新桥”即“裕民桥”,均为今浦东新区周浦镇的桥,现已消失,当时大概苏家桥损坏不能通行,所以作者才有此呼声。“走百病”和“走三桥”名义上是“祓除百病”,但更像节日健身和旅游活动。

如今,上海人在小孩满月时抱小孩过三座桥,或坐汽车越过黄浦江上的三座大桥,这是不是古时“走百病”或“走三桥”之遗风呢,我想也许是吧。